



风的故事

# 鱼脸船

高方

钉凿声叮叮当当，几艘未成型的船骨架上方，瞬时升腾起一阵木屑尘雾。我见到老王时，他正在院子里踱步。他的影子在横竖躺平的木头之间晃动，阳光把他的满头银发照得发亮。

“做船，就像做人，差一点也不行。”老王对着徒弟们絮絮地念叨着。他精心挑选木材，斧凿之间，木花飞溅。木板要先在一个特制的铁皮长筒内蒸煮一个白昼，那些长白山运来的百年红松，年轮里还凝着北国的霜雪，在蒸汽里逐渐舒展身姿。好船板得像渔家女的腰肢，既柔且韧。

靠墙的架子上叠放着一堆长方形的木板，上面标记着各种歪歪扭扭的数字，这是老王自己才能看得懂的“密码”。接到订单，询问好客户的要求，老王会在一块木板上写下一串罗列的数字。

那些数字会在某个时辰发芽，长成桅杆的弧度、舱室的腰身，最后在某次涨潮时分，完整地吐出整艘船的魂魄。一堆木头怎么组合成一条船，老王心里自有一套倒背如流的步骤。

“定盘”是要先给龙骨接通经脉——一方木作梁，长板为肋，铁钉如银针缝合出流畅的骨骼曲线。舱船是最琐碎也是最讲究的一道工序：挑选优质麻丝，麻丝混合石灰桐油，和成泥状，把麻丝镶嵌在船板的缝隙中，镶嵌时要不停地用锤子敲打。一凿一嵌间，要把每道缝隙都喂得饱胀。最后淋上三遍桐油，新船便披上了琥珀色的铠甲，飘荡出松脂的清气。

每当暮色漫过船厂院墙铁栅，老王那间褪了漆的板房总会亮起一盏孤灯。工人下班后，他会搬个小马扎坐在龙骨架旁边端详，看哪里需要修改，拿起工具便是一顿操作。淡黄色的船骨在月光下泛着冷光，老王布满茧子的手抚过木头圈圈绕的纹理，像琴师调试着即将鸣奏的琴弦。

老王刚入这行时还是十几岁的毛头小

伙，彼时琅琊镇上有几十家造船厂。琅琊镇位于黄海岸畔，千古名胜琅琊台下，是春秋战国时期五大港口之一。如今码头一侧还竖立一块刻着“徐福东渡启航处”的石碑，不远处另一块石碑则刻有“老湾子秦代造船遗址”，据说当年徐福东渡日本便在此修造楼船的。

时下，整个渔船的手工船厂已所剩无几，唯独老王的船厂仍孤零零地坚守着。作为第二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技艺，木船制造技艺在他手中延续着生机。半辈子光阴都倾注于造船，直至花甲之年，经他之手造出的木船已达千余艘，很多渔民慕名而来，他的客户遍布黄渤海沿岸。

当地人管做船叫“排船”，船是每家每户讨生计的老伙计。木头船在水里稳如生根，抗风浪能力强，主要用于近海养殖、捕捞和小网作业。而且与铁壳船相比，其造价更加亲民。

钉凿声混响的小院里，渔民眯成一条缝的眼睛里闪着光，把船板拍得“啪啪”响，“老王给我做的大木船啊，一趨能打万斤鱼回来。”

聊起收获，他们明显兴奋起来，“鲅鱼游得飞快，船儿要开得‘突突突’快，才能追上它们。”嘴里模仿“突突”的开船声时，渔民双手握拳，连带着面部眼睛、鼻子、嘴巴都往一处使劲，好像真的在驾驶着渔船，奔向那海面上跳跃的鱼儿们。

天空和大海之间的广阔是角力的赛场，与大海的生灵们赛跑，身体里的野性被唤醒，激情的荷尔蒙涌动，紧张刺激的迭起片段，是这世界永恒的生机。

老王“嘿嘿”笑着，眼角顿时攒起一堆褶皱，说道：“我的木船耐用，用上二三十年不带有一点毛病的。”

老王家世代造船，从小被木屑粉尘蒙了一身，年轻时的他偏不甘心困在刨花堆里，执意要换个营生，想钻进咸涩的海风里讨生活。那年他甩开膀子，站在岸边喊：捕鱼不比造船来得痛快？

老王中暑了，有天正午太阳最毒时，他忽然踉跄着栽倒在刨花堆里。可是被订单撵着跑的日子，他愣是一天也没敢休息。

每只船在下水前，总要在船头挂红布、放鞭炮。传承千百年的习俗，寄托着对平安归航、鱼虾满舱的质朴祈愿。短暂仪式过后，小院恢复了平静，新船被渔船主接走，开始下一条船的制作。

原来摆放新船的地面，留下一圈木屑的轮廓，慢慢被斜斜的树影、晃动的人影填满，纷纷扬扬的灰尘在空气里漂浮、跳跃、舞蹈。从一堆木头到一条工工整整的船，得花费多少工夫啊。目送新船离开小院时，老王的眼神仿佛被抽走，黯然得像龟裂的树皮。

老王最擅长做的是鱼脸船，船头有两只圆睁的大鱼眼，朱红鳞甲覆盖满船身。鱼脸船做成了张大嘴的样子，似要吞下万千惊涛巨浪。

为了测试鱼脸船的稳固牢靠，老王曾经驾驶跑了好远的海域。一个明月悬挂的夜晚，他抵达了一个不知名的岛屿，那个小岛被鲸鱼环绕。

数不清的鲸鱼首尾相连，围着海岛发出悦耳的天籁之音。鲸鱼的歌声宛如鸟儿的脆啼，婉转而悠长，深邃而神秘，它们用52赫兹的嗓音唱出了深海最孤独的浪漫。一条条青黑背脊依次破浪而起，悬空片刻后又翩然落入海中，尾鳍抛起水花，在空中飞溅四散，如同一场炫彩的霓虹雨。

鲸鱼把老王的鱼脸船也当成了同伴，邀它一起环岛而游。老王开足马力，耳边直灌入汨汨海风，鱼脸船飞驰而行。在鲸群首尾相携激起的星辰碎屑里，这场盛大的狂欢达到高潮。直至黎明破晓，鲸鱼群才重新回到海天交融处，只剩下葱翠的海岛，悬浮在蔚蓝色的海浪里。

人们都说，这是鱼脸船才能带来的大海故事。



诗情画意

## 新质能源(五章)

崔均鸣

### 一、太阳

沿着阳光洒落的方向，以舍身取义的姿势，俯冲。

我的全部热情无可救药地扑进你的怀抱。

给予你温暖，给予你生命，给予你蓬勃生长的力量。

亲爱的宝贝，你有权拥有每一个明媚的日子。

无论白昼和黑夜，穿过宇宙和星空。

我都行色匆匆，不辞辛苦地疾走在奔向你的路上。

接近，或抵达。

是我的宿命。

爱你，并抚慰你的世界。

也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。

### 二、地热

向着炊烟升腾的方向，我在寻找你的踪影。

夕阳西下，你那袅袅娜娜的身姿在我千百次的瞩望中。

如期出现。

地层深处的岩浆，那些激荡在内心深处的爱恋，裹挟着无语的情愫。

喷涌如泉。你应该明白，那是我最坦诚的表达。

尊敬的夫人——

即使岁月是一枚坚硬的化石，我也要熔化它。

即使时间是一条汤汤的河流，我也要渡过它。

不舍不弃，无怨无悔。

只为那期盼中的。

一次甜蜜的重逢。

### 三、风

迎着狂风吹来的方向，挺立。

像一位真正的男人。不管骤雨急雪，抑或酷暑寒冬。

不灭的理想恰似一面不倒的旗帜，猎猎地招展。

整个天地，都和着青春的节拍。

旋转。起舞。

我来到这个世上已经很久。

无论凌空高蹈，还是匍匐缓行。

都是一名匆匆过客。

我写下那些无足轻重的诗文，也流露出一些飘忽不定的想法。浅吟低唱，或慷慨激昂。时间一久，便有了无痕迹。

但是。但是。

你要记住——

我曾经在你的生活里深情驻足。

### 四、海洋

沿着亲潮流动的方向，我去寻找黑潮。

循着鲑鱼洄游的路线，我去约会梦中的虎鲸。

地点，马里亚纳海沟深处。

时间，一个航海人的整个余生。

这注定是一次没有归途的远行。滔天的巨浪将吞噬我浪漫的诗意，内心的恐惧会掩埋我侥幸的幻象。

但是，我仍然要选择出发。并以视死如归的心态去迎接一次次海上的黄昏和黎明。

潮涨或潮落，死亡或重生，都是我可以接受的事情。但是，我却无法忍受那些平淡的光阴。

我的性格是澎湃。

我的名字叫激荡。

### 五、核聚变

给你一粒微尘，就像给你一枚种子。

把你所有的心思紧紧地攥在手心，沿着你所想的方向。等待。

那些花儿，将在某个无声的暗夜里次第盛开。

如同多米诺骨牌，只要一块倒下去，整个大他都将会被引爆。

坍塌与颤抖，是一次预谋已久的场景。

你站在美丽的废墟前，欣赏着亲手设计的杰作。回味，并打量那些繁琐的架构，不紧不慢地拾掇好来路上的琐碎细节。

是的。这正是你想要的结果——

释放，无限地释放。

能量，巨大的能量……



■七彩之城  
王绍波



##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

蝶梦

大雨甚至暴雨已提前预报，晨起探视窗外，大雨如约如注，在狂风裹挟中斜斜砸向地面，带着几分争先恐后的迫切。院子里那排小树热烈摇摆着，一刻也不停歇，披头散发、动作夸张，如赴一场集体的狂欢。高楼的间隙充斥着灰蒙蒙黑沉沉的云，“遮天蔽日”一词跃然而出，目之所及竟然是一场大雨的征兆。稍稍开窗，清凉的风扑面而来，心情一时大畅。这个立秋前的周末，终有一场豪雨送别溽暑，涤荡旷日持久的燠热。

书提供动力，也提供疗愈。毛姆说：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。成长中，不断与千变万化的世界和解，与仓惶无定的自己和解，内心渐渐充实。有书相伴的日子，仿佛若有光。张元济说：“天下第一好事，还是读书。”深以为然。

也有过迷失，曾几何时，忙碌的工作、灯红酒绿的诱惑，各种业绩指标、绩效考核日日施压，仰头万丈红尘喧嚣，俯首是一地鸡毛的琐碎与芜杂，在焦头烂额、狼奔豕突中，我不知不觉疏远了阅读，麻木地忙碌着，常在夜深人静时感觉空茫。唤醒我的是友人薛易一句感叹，有一次聊天，他说几天没读书了，“感觉自己面目可憎”。他的自省如一记重锤砸在我心上，原来是这样！翻出以前读过的书，细细摩挲，读到简短“难道不能在名缰利锁中做一名脱巾独步的逸士，在仓皇岁月中扬鞭，做一个誓死无悔的轻骑？”一颗空落落的心终于安放下来。

真正大量阅读是做副刊编辑以后。工作性质使然，读书是工作的必备环节，也“名正言顺”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一周一次名家专访，意味着一周一本书的深度阅读，在完成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基础上，在周末

动漫加班参与报道各种新书首发、作家分享签售、新作研讨会议及我们自己的读书会之外，我的阅读其实大都在八小时之外，占用了我业余时间的大部分。于是家人眼中的我，是个手不释卷的“好学”者，日常行止书和手机是标配，偶尔追剧都随手带一本打开的书，插播广告的时候看几眼。当然，常常都是为了采访作家的新作忙于读书，虽确有收获，但也着实奔忙。曾有过几次傍晚拿到书，第二天一大早采访的经历，多是原定的采访因故延期或取消，不得不临时换题“救场”，时间倒逼下夤夜读完是必须，有时越读越精神津津有味，也有昏昏欲睡最终半途而废的时候。诚然不读完也不是不能采访，这是较为偏执的自我要求了。就是这样一份工作，于天地间安身立命之所需。幸运的是，契合了我的爱好，于是，心甘情愿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。

最是书香能致远。因为读书，见识了远超出自我经验的大千世界，烟火漫卷中，形形色色的人事代谢汹涌而来，那些人与事、景与物、情与思、得失取舍，仿佛在我的生命中一一漫过，丰沛了流年。读过书后专访作家更是莫大的喜悦，是挖掘，是求证，是更深层次的阅读，探求故事背后的奥妙，细究字里行间的幽微。如遇技法高超的作家，更像开盲盒一般，洞开文本隐喻的意象，常慨叹“原来如此”“居然是这样”，在作者的娓娓倾诉中豁然开朗。遇到喜爱的书，采访心仪的作家，两大乐事的召唤下，熬夜秉读、主动加班那都不是事儿。开卷有益，那种“一读就停不下来”的美好感觉，值得你栉风沐雨，一往无前。